

# 黄土地情思

□ 卫彦琴

风成水运,岩石风化,堆积而成的黄土是滋养我生命的食粮,“黄土悠悠百万年,草木郁郁牧牛羊。”黄土高原上星星点点的人家,是故乡熟悉的窑洞。一个个“半圆”的窑洞相聚在一起,为迤迤雄浑的高原注入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儿时老家的八孔窑洞就是爷爷带着父辈们,在故乡的黄土坡上挖出半圆形,再用黄土和泥脱胚、烧成砖,用砖箍顶接口完成的。一家人住进去,冬暖夏凉,非常舒服。我们这些村里孩子土里生、土里长,与黄土有着很深的感情。小时候,我走在村里的小路上,总喜欢随手抓一把柔软的黄土捏来捏去,绵软的黄土握在掌心里,散发着幽幽的泥土气息,真的沁人心脾、让人心安。我的许多玩具都是土雕泥捏的,用干土挖磨雕刻一个小人和小动物或者用泥捏各种各样的过家家玩具,都是乐趣无穷的事。

村里老人都说,“小孩子接触点土,长得快。”我们饿了摘路边树上的枣儿吃,从来不用洗,对着枣吹一吹土就放嘴里,应着故乡的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一个个长得健康活泼。走累了,找个黄土坡一屁股坐下,站起来的时候,拍拍屁股就走了,身上带点土没啥还是福气呢。就连身上、手上擦破点皮,都是赶快抓一点土摁住,据说这不仅止血,还能消毒。

春播时节,布谷声声。光着脚丫,跟着爷爷踩在松软的田垌里侍弄土地,也是一种快乐。记忆中黄土坡上的梯田,仿佛登天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伸去。最喜欢一个人跑到梯田最高处,再从高处一级一级往下跳着跑,仿佛天地都在自己的腾跃之间,特别兴奋。

夏天到来,漫山遍野的绿意蓬勃向上。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田间、路旁,引得蝴蝶翩翩起舞。雨后,有蜻蜓在草木间跳跃,树木与草丛间的蝉鸣蛙鼓响在耳际,我们一群小孩子忙着捉蝴蝶、逮蜻蜓,笑着叫着追逐打闹,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犹如漫山遍野盛开的山花,无忧无虑。

秋收时节,是土地里最繁忙热烈的时候。各种粮食、蔬果瓜果都成熟了,田间地头,大人们忙于收割庄稼、采摘果实。老百姓有句老话,“收不收,吃一秋”,就是说到了秋

天,无论收获大小,都是不会挨饿的。这时候人与土地是分不开的,人侍弄土地,辛勤耕耘;土地生长庄稼、瓜果,回报主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腿泥,忙忙碌碌,斗转星移,每个日子都充实而温馨。

冬闲时令,黄土地上的人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享受着清闲的时光。他们都躲在自家的土窑洞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其乐融融。户外,雪花飞扬,群山和沟壑披上银装,一片静谧。雪的洁白与柔美,轻轻飘落在山峦、房顶、庭院……这雪与土,素与黄,柔与刚,交织成使人兴奋的一团火,幻化成古老而质朴的油画,令人赏心悦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黄土,养育了一辈又一辈勤劳善良的乡亲父老,他们用一口地道的方言,土里土气地传达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爱,用艰辛的劳作,诠释着故乡人憨厚、纯朴、豁达的胸怀与吃苦耐劳的创造精神。从小在大山里生活,与土为伴的村里人,就像把根扎在土里的庄稼,浑身上下带着泥土的质朴和憨厚,他们把泪水、汗水洒在土里,把喜怒哀乐种在土里,他们的命运与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走多远,都希望能落叶归根。

长大了,外出求学,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只要回乡,总是喜欢爬到高处,眺望远方。对着那些“重峦叠嶂”和“沟壑纵横”,忍不住惊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壮。一幅古老而崭新的黄土高坡画卷,绵延着浓郁的乡情、乡韵,让我的遐想生出万千翅膀,亲吻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飞临故乡的每一方仙境。

悠悠故乡人,悠悠故乡情。一代又一代农村人,在与黄土打交道的过程中积淀出对故土的一腔深情厚谊。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唯有脚下的这片热土,永远存放在心中。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们灵魂的皈依,魂牵梦绕的家园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梦想。有多少山里的孩子,像展翅的小鸟一样飞往大江南北,怀揣理想翱翔于人生的广阔天地。然而,天堂里不仅有瑰丽的幸福,也有数不清的辛酸。

“归来吧,故乡的云……”漂泊到山外的世界之后,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故乡额头,家乡一草一木正翘首以待一场春风的脚步,等待着这片热土的繁茂……

## 记忆中的地软

□ 郭雪萍

春雨霏霏。这样的时节,榆钱儿绿了,香椿芽也上了桌,柳枝儿、花朵上缀着晶莹的水珠,远远望去,青山如黛,天地间一片朦胧。

这样的日子,总会想起儿时捡地软的情景。

那时住在外婆家,每逢下雨之前,我和姐姐找出早就准备好了的小竹篮,眼巴巴地盼着雨后去草地上捡地软。

在干旱的土地上,地软是大地的衣裳,像是随手洒下的一把干茶叶,紧贴在草木稀疏的地面,始终保持着对大地本能的亲近感。

捡地软的时光是美妙的,经过雨水的浸泡,原本缩成一团的地软便舒展开来,虽然还带着褶皱,却像盛开的花朵别有一番情趣。褐绿色的花瓣,就那么匍匐着,把湿漉漉的地面装扮的格外水灵,格外动人。我和姐姐拿着小篮子,也顾不得地上泥泞,只忙着在野草、落叶间找寻地软。雨后天是捡地软的最好时机。此时,地软吸水发潮,个体膨大,韧性好,不易破碎。拿起一块放在手中,会有黏糊糊的感觉,好像蜗牛爬过,手心里也变得痒痒的了。

外婆说地软一般生长在背阴的杂草间,每每下过连阴雨,野地里,山坡上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地软也叫地衣、地耳、地皮菜等。地软其实是一种菌类植物,也是十分美味的野味,做汤、凉拌、炖烧都可。

清洗地软,也是一个技术活。在盛满水的盆子中,双手轻轻搅拌,与地软混杂在一起的枯草、枯枝就浮了起来。滤出枯枝,把地软捞出,将含有泥沙的水倒掉。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没有杂草浮起,水底无沙,地软才算洗干净。小孩子总是没有耐心,比如我,洗上两三次以后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玩,想着还是抓蝴蝶有意思。

对我这个馋猫来说,什么时候能吃到地软那才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外婆会在地里采一把新鲜的韭菜,做美味的地软汤。也会把切碎的地软与面粉混合,放入调料,类似于拨烂子,蒸出来也好吃。或者把豆腐、粉条切成丁,与地软搅拌在一起,之后放葱、盐、花椒、油,调制成馅,用发好的面做地软包子。

记得地软包子还没蒸好,我却早已经等不上了,围着灶台团团转。好不容易出了锅,也顾不上烫不烫,迫不及待地先拿一个咬上一口,这一刻,整个舌头都醉了。豆腐的松软,地软的清香,还有粉条的韧劲,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是那么的完美无缺,无可挑剔。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能吃到那么可口的地软包子,真的是很不容易了。我是外婆照看大的,她总是那么的疼爱我,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写着写着,又想起了我亲爱的外婆。

那次在小吃店看到有地软包子,便买了几个尝尝,让我想起外婆做的味道,不由得又怀念起曾经捡地软的那些时光。

## 天天看日出

□ 韩长绵

在泰山、黄山、峨眉山等著名观赏日出的景点看日出,于茫茫云海之上俯视图景,焦急等待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再双手托举着通红的火球留个影,那固然是人生一次眼界大开、赏心悦目、美丽无比的享受,但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一生中能有几回这样的机缘?

我是个退休干部,条件还算可以的,也只是到泰山观赏过一次日出,开心不已。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近黄昏”的老年人,谁不希望天天看日出,天天都开心呢?不瞒您说,我有办法,不妨拿出来晒一晒,也许能让您和我一样收获到意外地惊喜。

我现在居住在孝义市,地处吕梁山麓,既没有高山,也没有云海,日出自然是平淡无奇的,既没有泰山的云卷云舒,也没有峨眉的烂漫锦绣,但在我的心里这里就是泰山,这里就是峨眉。于是那日出奇观就截然不同了。每天,我利用晨练的机会,观察、揣摩、想象,在我的眼里,那一片云海就是翻涌在齐鲁之家,就是升腾于四川盆地,这样,景象的美丽就不是泰山胜泰山,不是峨眉胜峨眉,心里的惬意就难以言表了。

纵然是阴雨天气,见不到太阳的露脸,但那一抹或鱼肚白,或浅黄淡红,或微微透亮,都让我展开想象的翅膀,万里翱翔浮想联翩,那一轮泰山的红日,也许就在片刻间蹦出;那一片峨眉的霞光,可能就在无意时灿烂,我将希望留在企盼里,我将结局绽开在过程中,我有享不完的快乐,我有品不尽的开心。

朋友,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无论您是在何地,都可以按照我的办法,天天看日出,日久天长,自然也就如我一样,开心多多,快乐多多。

### 吕梁故事



## 时光

□ 袁一天

六年,过去了,童年也过去了,转瞬即逝的时光每天都从世界万物身上过。时光可能是美好的,一个人在时光的沐浴下出生了;时光也可能是残酷的,一个人在时光倒计时成为0时结束了他短暂而意犹未尽的一生,时光它会跑啊!

从地球42亿年的历史来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而地球对于宇宙已经1000多亿年的历史来说何尝起眼呢?我们活着,虽然对时光来说,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把这一段不可多得的生命虚度过去吗?显而易见——不能。我们都在为自己的人生活着,以后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万家灯火的夜晚,一个人孤独地做着事、加着班,而父母亲也渐行渐远,渐渐地离开了你。为什么?为什么?当你在发问内心审问自己时,时光的倒计时已经流逝了大半,所以我们应该抓紧当下时光才对。

马上,时光将用一把刀,像切蛋糕那样把六四班分割成50块,老师们、同学们将各奔西东,还是那片熟悉的校园,当我看到我的毕业照片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而泪洒了;还是那些同学、那些朋友,还是那条走廊、那个球场,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尽管去了,但还是意犹未尽、历历在目,去的尽管去吧,来的也来吧,努力吧,不要白白浪费了这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再努力一点吧,让我们未来可期!

朋友,你可能以后是我的同事、战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作者为离石区东关小学六四班学生)

